

“五四”运动后陈日光等进步 青年活动见闻忆述

陈云沧

何国耀

陈日光是新会近代一个进步青年，很早参加宣传社会主义活动，后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新会支部的创建人和领导者之一，并参加大革命运动。关于他在团内、党内的事情，非我等所知；但对他在青少年时代的一些活动以及他一些战友的情况，却略知一二。现将当时所见所闻忆述如下，以供各界参考。

陈日光是新会会城人，出身于一个葵商家庭。少年时受业于前清秀才张蕙吾开设的书馆，后来又和张老师的儿子张寿（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任新会县县长）同班在新会一中学校读书。陈日光的父亲叫陈沃有，有三个儿子，长子陈南，日光排行第二，三子陈治平。沃有在会城环城路李祠附近铺户开设“陈益隆”葵扇寮，在江西省南昌市洗马地街开设一间“江南轩”货栈，专将新会特产葵扇运到江西出售和收购江西特产南安腊鸭回粤发卖，是属于新会葵扇行业中的“出江帮”。陈日光在不到二十岁时离开学校便和父兄到江西做生意，后来有时或结伴往湖南销售葵扇或收购特产，这段时间，大约是“五四”运动后至一九二〇年间。他在外边见识多，新思潮也吸收多，读过不少瞿秋白、李大钊等人的

文章，思想深受影响。大约在一九二一年间，陈日光从南昌回来，就和几个知己同学、相好的朋友，在会城象山咀的绿云洞（即在惠民门外、高第街口马骝巷入象山咀旧城基地方）办起一间“阅书报社”。

那时绿云洞一带山坡，有亭有阁，树木苍郁，是一个园林式的风景区。绿云洞前有座小亭，很雅观。过了凉亭，入边是一个宽敞的大厅，可容下百几十人。这里历来是文化活动中心场所：民国初年，有间“科学研究所”就设在这里，凿出一块木招牌，是教人学算术、习珠算的；后来，逢有什么展览，就在这里展出。县教育会会址也设于此，每届学校假期，是一些教师集中、活动的去处。

这个“阅书报社”是陈日光自己拿钱出来创办的。他在江西南昌、广州等地买到的书籍报纸，都摆在这里供给人们阅读，吸引很多青年人。不久，他又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学，发起组织“新会协作主义同志研究会”，出版会刊《协作半月刊》（按：一九二二年三月一日创刊），宣传社会主义，向青年群众灌输新思想、新学问。为了开办这刊物，陈日光就捐出白银一百块大洋，后来当了律师的莫如煦也捐一百元。参加“协作主义研究会”的人很多，除了陈日光、莫如煦之外，还有从日本留学回来当教师的林卓男和其妻李月常，以及吴剑煌、苏钧松、何海若、何威、阮凤钗等几十人。其中有一班骨干，吴剑煌就是一个重要角色。

吴剑煌是会城人，家住仓前街（今一中学校侧），和陈日光是一中学校的同学；和何修文是同班。吴、何两人离开学校后，都在会城三小教书。三小设在象山脚百步梯侧的紫

云洞，当时是黎百如当校长。洞周围树木幽深，有间北帝庙安奉吕祖像，原是迷信区，三小就利用庙堂改做课堂，破除群众迷信。吴剑煌很有点创造精神，他不但自编课本教学生，还在校外参加冈州中学教师施见三等人创办的《新星月刊》，参与负责编辑工作。之后，就和陈日光等创办“新会协作主义研究社”，出版《协作半月刊》，组织“新学生社”各种活动。大革命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吴剑煌以学生界身份在一九二五年间去北京参加国民大会。回来后写了一篇《故宫游记》在《东方杂志》发表。

陈日光通过吴剑煌的关系，又在三小结识何修文。何修文是何家大塘人。出生于大地主家庭。但是家产为长兄何凤文掌握，修文只好出外教书过活。他很爱写诗，有文才，思想倾向进步。参加陈日光开展的活动，是个得力的角色。

《协作半月刊》、《新星月刊》、《觉悟周报》都有不少何修文的文章；后来陈日光等在江门办报纸，何修文当了报馆编辑。

此外，陈日光在外省做生意时，还结识一个乡里的行家何海若，使他成为自己开展活动的得力助手。何海若是会城河南果录基（今泗丫大队）人。少时即随祖父出江往湖南做生意。父早丧，大哥名叫何秋，二哥何长娣。何威、国耀是同族兄弟，一同在冈州中学读过书。海若虽然读书不多，但他爱好买书，也喜欢读书，时常练习写诗文，甚至在自己使用的瓷壶也题有诗作。他有时教书，有时经商，又在家种瓜菜务农，是个学、商、农三位一体的人物。为人很老实，他参加了陈日光组织的各种活动，很积极，还把自己从前买来

的书籍摆到绿云洞阅书报社去供人阅读。陈日光还和苏钧松、何海若在创办《协作半月刊》（一九二二年十月改为《觉悟周报》）的同时，集资开设一间“协作商店”。

协作商店是消费合作社性质，集股本，每股银十元，陈也云沦做了两股。商店在南门口（今知政南），是租“瑞隆”号的铺面开设的，以经营米业为主，（买谷回来加工出售）。由会城米业工会会长张暖主持店务，同时张暖又当店里的糯米师傅。协作商店开了一年多，亏蚀去一半本钱，就由陈日光和何海若两人将商店承顶，并搬去南安街（在今知政北路）继续经营米业，也兼售学校文具用品，由何海若当经理。大约到一九二四年头，因各种原因协作商店宣告歇业。何海若因为受到陈日光思想影响，回到果禄基就和族人办学校、办阅书社、办协作商店，搞得有声有色。以后也参加陈日光组织的党团外围组织活动，但他不愿意加入共产党，主要原因是儿女多，家庭负担重，怕影响生活。大革命失败后，何海若去了崖西区黄冲学校教书，化名何福荃。一九二八年秋，听说是和王士烈（按：当时中共新会县委书记）一起被国民党捕去。几经周折，才得出狱。

陈日光在和何海若交往的日子里，除了靠何海若支持做些实际工作外，还结识了海若大哥何秋的妻子阮凤钗，这使得陈日光开展的活动更广泛、更生色。

阮凤钗也是出身于葵商（出江帮）家庭。自幼聪颖，性格娴静，思想倾向于进步方面。她少时缠过足，后来“解放”了，但走起路来很不自然。她很早就在私立余德小学教书，是自己搭葵寮盖起的课室，很艰苦，教了一年多。民国五年

(一九一六年)她就和前清秀才、曾任过中国国民党新会支部长的施雨崖等办起“坤元女子学校”，是几位教师集资开办的。校址在花园巷，由阮凤钗当校长。大约在一九二三年底，学校有人争权夺位，她忿然辞职，回到夫家果禄基。在陈日光的鼓励和支持下，阮凤钗又东山再起，和何海若、何威、谭藻福之妻等人凑钱创办“慎阅学校”，自己当校长。学校的礼堂挂起马克思、列宁的肖像，雇了几个较为进步的教师（何修文也在内）教课。同时办起“慎阅阅书报社”，以慎阅学校员生互助团名义出版《互助》月刊。又开设“慎阅商店”，鼓吹互助合作，在一定程度宣传社会主义，成为当时陈日光在会城的一个活动阵地。

但是，当时在会城除了陈日光的社会主义左派活动外，还出现一种无政府主义派，他们也有组织，也上街宣传和出版刊物（按：即《民钟》）。有个起初参加陈日光一派的新会学生联合会会长何威（果禄基人，会城南隅街明安银号少东），不知怎么的，也倒向无政府主义这一派。何威又是慎阅学校的校董，掌握有权力，就另搞一套，改组慎阅的教师班子，伊请无政府主义份子李家英、李勉成（番禺人、抗战时任新会县长，后在韶关伏法）等人当教员，时常讲什么“不要国家、不要政府、要绝对自由”的话。于是，阮凤钗、何海若、以及何修文等人只好离开果禄基。在陈日光的帮助下，先后又在会城如求社炳如祠办起薛导师范学校和陈家圻基的陈家祠办起晨光学校。

最后还有一点讲讲，陈日光还得到阮凤钗的介绍，相识谭竹山（按即谭平山之妹），交游更广阔。谭竹山曾两度来

会城，开展妇女运动。阮凤钗那条大辫子，就是谭竹山发动她带头剪去，改留短发的。后来会城出现妇女组织的各种会、还有反基督教活动、都是谭竹山在会城搞起来的。陈日光得到谭竹山介绍，在广州相识不少党团负责人，对开展大革命活动得到很有利的条件。至于它的详情，我们是无从所知了。

（陈占标纪录整理·一九八一年）

附录：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四日陈日光一封书信

何威、海若诸同志：

接威兄四月初一信，可喜得很。我无意中识海若兄，他那做事的精神，令我受益不少。他说：族中有位兄弟何威，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相见后，我心目中认你是自爱的少年，现在才晓得你是有心肯为人类做事底朋友，失敬，失敬。

别后接何坤兄信，觉得贵族诸少年，都有到民间去底热心。诸君不以弟为不肖，常常赐教讨论，弟益觉惭愧到极！敝族不是有几位有钱的父兄吗？兄弟中不是有几位有钱的人吗？然而他们站在中产阶级的地位，向有产阶级里跑；无产阶级的痛苦，他们还以为当然应该承受的啊！接读来信，想你和我神态，想想贤昆仲友爱的同情，我不禁洒几点惭愧之泪！但是这点泪，不特不能熄灭我心头火，反可能灌溉我奋斗的根芽，去与平民为伍。

协作事业，前信已报告各位，现在没甚变更。协作社准于七月一日成立，望诸君早些返里，策划进行。

协作虽是社会政策，然与社会主义并非根本冲突。现在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为宗旨。有些人以为协作是互助，共产是抢掠，所以我们只可谈协作，不可谈共产。实则协作的要素在那里？共产两字作何解？他们聪明人都不肯研究了。为谋社会革命的准备，不能不组织协作上；为谋根本改造，不得不赞成共产主义。从前说协作，是达到共产社会的过程；现在视协作是提倡共产主义社会应做的事。这是我们组织青年团的意思。

新会不是有几间工会吗？什么五邑工业联合会且不必说，就是真实的工人团体，如建筑工会、米业工会、革履工会等等，那一间有工会底精神？协作工场固然没有，有条理的组织，也不见得。例如五一纪念，是工人的纪念日，他们还睡在梦中啊！然而他们诚朴的天性，能够令我们奋勇前进，倘能小组织大联合，代彼各工会组织章程，规划进行，各会有各会的独立精神，总团聚社会主义青年团底红旗下，从事宣传和训练，使大家认为危险社会主义，在社会由播种而萌芽而结实。

全国劳动大会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在广州开成立大会。弟赴省数天，觉得言论集会底自由，给我们以异（老）实做事底机会。我们老单独空谈主义，真是对不起北方各同志。奉天、长辛店、汉口、上海、湖南、江西、重庆均有代表赴会，有很好的成绩报告。尤可感者，如汉口人力车夫代表、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均是有觉悟之工人出席。今年大会，议定计划发表宣言、通告中元〔外〕。

我们为什么提倡社会主义呢？因为国际的帝国主义、资

本主义，国内的军阀，随时随地都可酿成社会革命。现在实不能够尽力去压抑，对于这番社会革命，可不准备计划吗？

睥睨一世的资本主义，在欧战告终后，已显出他们的凶横；并且证明他们的末日将至。苏维埃俄罗斯已为人们放一异彩。我老大的中华，还是资本主义的蕃殖地，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国内的军阀，以抢掠为生产手段，工业不振，多数平民没有阶级的心理。小商人吗？他们站在中产阶级的地位，向无产阶级里跑，吸外人的唾余，趁势打劫。小农民吗？他们有小小的土地，到不能支持时卖了土地去都市当苦力。所以真实的社会主义者，拚命的革命方法，要训练工人和农村宣传。我信仰马克思（思）主义，是因为他有条理，有办法，告诉我们，主张无调停的阶级争斗，主张政权归还劳动者手得。

朋友：你们骂我过于暴烈吗？我现在实觉得卓之无甚高论。我见本邑工会没精神，愿加身入去做他们的庶务。大约建筑工会，米业工会下学期将有工人补习夜校出现。普通的工会，没有主义，组织涣散，门户分立，这是何等危险。可喜新会工会素不为人们所注目，我们又何妨尽力桑梓呢？

弟无科学根底，谬然研究主义。半年以来，无丝毫成绩慰问同志。主义主义！那里是配我空谈呢！近日生活刻苦支持，只有牺牲自己的权利，为自己的理想去生死，以促进新社会之实现。什么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指摘嘲笑，我都安心遭受了。可是我今年来都没有读书的机会，现在差不多都没有执笔的时间了。一知半解的我，如何维持得住。诸君，振起精神，一同到民间去罢。

诸君筹办学校，容我发表点意见吗？颇希望诸君努力，能够秋季始业。现在本邑腐败私塾，已勒令解散；公立四间国民学校，不收学费。诸君筹备进行，经费、校址，都有把握。学生方面，□□□可以帮忙。但聘教员，我以可请谭平山先生介绍一位同志，诸君明白我的意思吗？夜深了，再谈，祝
诸君康健！

十一 五 十四 陈日光

〔编者按：原信载于《协作半月刊》第五期，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同盟会员林清泉与林英齐其人其事

林达天

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奔走革命时，新会独联乡有两个参加同盟会的会员，一个林清泉，只做过短期小官。另一个林英齐，曾参加济南起义敢死队。向来很少人注意他们。笔者根据乡老口述，介绍其人其事如下：

林清泉，乳名石头，新会县独联乡人。早年侨居日本横滨，后居东京，在他舅父赵某的杂货店做工。时常听到孙先生宣传推翻满清的革命道理，他觉得很对，便参加了同盟会。常请孙先生到店里吃饮。那时，孙先生闹革命，经费是华侨捐助的，个人生活很刻苦。但他舅父不但吝惜金钱，而

且怕惹事，要他停止招待孙先生。他埋怨舅父不讲义气，随即转到同盟会造饭。孙先生因公忙经常没有定时回来，他煲熟了饭，无论等到甚么时候，那怕是三更半夜，总是再热了饭才一齐进食。如是相处多时。孙先生感他为人忠诚。

后来推翻满清，成立民国，孙先生在广州就任临时大总统。林携日籍妻子回国。有一天，他去谒见孙先生。门卫见他粗布长衫的乡下人打扮，手持策杖，阻止他内进。他说我来见孙文，你们敢阻拦？门卫内报，孙先生出迎。天涯挚友重逢，寒暄过后，他受任粤海关缉私第五队长，后来又任新顺交界的猪头山统领，负责巡逻中山、新会、顺德一带通往澳门水域的缉私工作。那时这一带的私梟与劣官、土匪结党联帮，其黑势力纵横一方。过去惯用财可通神的手段买路通行，互相利用发迹。谁知这位新官对下属送来私贿，严斥交还，并将私货充公上缴。私梟骂他不识捞世界，经常抗检闹事，枪击缉私舰，下属怨言很多。他立脚不住，便回广州向孙先生辞官去了。

他在广州林家祠闲居，守在海外同志社候差。但因没有文化，不惯做官，性情又如此憨直，有甚么官合做呢？曾派他任鹤山县长，因组班底不成，没有上任。不久，崖西发生械斗，孙先生派他去调解，经过一翻周折，终于化干戈为玉帛。问他有何要求，他甚么官都不想做，只要求把一座后山的树林给他开发，结果如愿。后他没有去进行开垦，仍重返林家祠住，每日向对面卖白粥及油炸鬼的小贩记账赊食，积欠百余元，后来领到五百元救济金，才还清欠款。

他一生淡薄名利，没有趁机会捞一笔钱，为个人谋富贵，

是他可取之处。但待至晚年日军侵占家乡独联时，却失节出任本乡伪维持会长，虽然是被人推举出来的，据查亦无做过迫害乡民的事。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他于1944年在家乡去世，死时74岁。他的儿子林就，曾受命守中山陵。日军侵占南京时，回粤任中山县前山（现属珠海市）派出所警官。1943年死于肺病。年仅三十余岁。

林英齐，是林清泉的堂弟，曾参加孙先生策动的济南起义，志愿任敢死队队员，参战详情未悉，原有队员合照留念，但已失。他因横滨地震，携日籍妻子田中昭金回乡，从此闲居，没有出仕任官，淡薄名利。日本侵占家乡时，田中昭金曾出面与日军指导官须腾交涉，救回十一个独洲乡人，做了几件好事，当然林也同意她这样做的。林于1950年、田中于1973年先后去世，有儿子松旺、松安旅居委内瑞拉，女儿惠桃、惠菊、惠梅旅港，子孙蕃衍。

忆广东陆军速成学校 第三期的新会师生

陈海天

光绪末年，清廷兴办新军，陆军部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开设陆军小学和武备学堂（后改名陆军速成学堂，李济深与新会人李朝彦均在该学堂第一期毕业），培养陆军士官；辛亥

革命推翻帝制，民国建立，广东都督将广东陆军速成学堂易名广东陆军速成学校（以下简称“陆速”），民国元年春继续招第三期学生，我当年十八岁，报名投考，是民国第一批被录取的新生之一。

陆速第三期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五个科，投考骑、炮、工、辎重各科的资格规定是中学毕业或相当程度、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身体健康的男青年，哪时中学毕业生很少，以“相当程度”的青年报考为多，经过笔试、口试和体检，公布及格的正取生一百六十名，备取生四十名，按新生报考志愿分配就读骑兵科三十余名，炮兵科六十名、工兵科三十余名、辎重科三十余名，训练期为二年；陆军小学第四期毕业生规定可以免试升上陆速步兵科，训练期为一年，民国元年春开学时升上步兵科的陆小第四期毕业生有六十名，是为甲班，同年秋续有六十名陆小四期毕业生报到，乃编为步兵科乙班。

学习的科目，有五大教程，即《战术学》、《筑城学》、《交通学》、《兵器学》、《地形学》，还有典、范、令：即步、骑、炮、工、辎各兵种的操典和《射击教范》、《惩罚令》、《陆军礼节》、《军队内务》以及国文、数学（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国际公法等。

陆速编制是校长（少将）、副校长（少将）、教务长（上校）、书记（即秘书、上尉）、提调（即副官、上尉）、各科正队长（后称科长，即总教官、中校）、区队长（少校）、分教（上尉）、助教（中尉或少尉）各一。

民国元年任校长的孔昭度（别字公谿，广东南海县人，

前清秀才，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副校长为李孔嘉（详后），教务长为陈乐和（详后），书记为魏忠弼（前清举人），提调（忘其姓名）；民国二年二月孔昭度去职，由林震（别字叔慧，广东蕉岭县人，陆速第一期毕业）继任校长。

步兵科正队长先是罗洛之（粤剧名演员罗品超之父），后是潘宝衡，再后是陈章甫；区队长先是任强，后是陈章甫，陈升正队长后以苏体行（字孔训）继，分教沈之桢。

骑兵科正队长黄秦彪，区队长赵憬，分教先是邓刚，后是赵肃。

炮兵科正队长周鼎、区队长谭范吾，分教先是冯焯勋，后是朱照。

工兵科正队长冯宝森，区队长黎庶霖，分教欧阳新。

辎重科正队长先是陈己，后是林烈，区队长林寿崇，分教先是马衍浩，后是周心莲。

陆速三期各科学生共有三百名左右，我今年已九十岁，记忆力衰退，今仅能记起下列同学的姓名：

在陆军小学第四期毕业升上陆速三期步兵科甲班的学生有：张云逸、邓演达、李威、陈师、伍冠仑、张之英、官祿、林时清、李扬敬、李务滋……等；升上乙班的学生有：陈济棠、钟继业、何一旅、苏象莱、邓定远、陈敬苏、陈亮、冯伟民、李国良、苏玉泉、陈济民……等。

录取分在骑兵科的学生有：容珍、余哉、方炳芬、黄文通、马炳洪、李振邦、黄鼎南、马腾飞……等。

录取分在炮兵科的学生有：陈子骈、邓世增、梁翰昭、汤振华、陆光、黄醒庵、黄启贤、黄渊、冯敏时、张兆棠、

谭耀芳、……等。

录取分在工兵科的学生有：何经诒、孔可权、张浩、曾友仁、罗藜……等。

录取分在辎重科的学生有：李康秀、林杨永、张寿、周天祥、黄振兴、陈海天……等。

以上师生中，新会籍的师长有副校长李孔嘉，乃荷塘乡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教务长陈乐和，别字信琴，外海乡人，清朝时在江南陆师毕业，已经当到少校军阶，资历较老，民元胡汉民任广东都督，慕其名，委他主持陆速教务；龙济光入粤，陆速三期学生毕业后，学校停办，陈多时赋闲。陈济棠治粤时，因有师生之谊，乃荐乐和在其兄陈维周的盐运使署当个盐运分局长。

新会籍的学生有骑兵科的容珍、炮兵科的陈子骈、黄启贤、张兆棠、工兵科何经诒、辎重科张寿……等人。我适与张寿同住一宿舍，两年朝夕相见，何经诒亦常来宿舍倾谈，对二人较熟，其他同学则联系不多，故所知未详。

容珍别字子聘，荷塘乡人，毕业后多数时间当中小学教师。

陈子骈外海乡人，毕业后似亦未参军，只在中学当军事训练教官。

黄启贤棠下乡人，曾任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军械处上校股长。

张兆棠在陆速三期毕业后，考入北京的军需学校，一向参加桂军，跟随李宗仁，甚得李的信任。抗战时李宗仁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委张任司令长官部军需处长，支中将薪，

是新会籍同学军阶最高的一个。

何经治别字君谋，新会城人，在新会县中学毕业考入工兵科，但毕业参军后用非所学，始终当幕僚。其人文学根底好，属于能文能武人材。毕业后初在警卫军二十营当教练，一九一七年陈炯明任“援闽”粤军总司令，率领朱庆澜交还的二十营粤军援闽，熊略任预备支队（相当于一个团，辖两个营）司令，升何当参谋，“援闽”粤军随后扩编第一、二两个军，熊略升为第一军第三支队司令（相当于一个旅），何亦升为支队参谋长。一九二二年熊略跟随陈炯明叛变，一九二八年陈炯明失败，何离开熊略，赋闲一个时期，后有人荐他在陈济棠的爱将张瑞贵师部当参谋长。抗战时张升六十二军军长，何亦升军部少将参谋长，极得张的信任，言听计从，人谓张礼贤下士，何亦深感知遇，紧跟张不离，直至抗战结束才退役，住于广州德政北路，解放前迁住澳门，不久病死。

张寿别字南屏，新会城人，亦曾在新会县中学毕业，与何经治同时投考陆速，但在辘轳科毕业后从未做过后勤工作，初返新会在小学任教，大约一九一七年考入陈炯明的粤军熊略营部当教练，粤军“援闽”时，熊略任预备支队司令，派他带兵当连长，粤军返师回粤驱逐桂系军阀和“援桂”时熊略升独立旅旅长，张亦升至营长，民国十一年陈炯明叛变，粤军分化，熊略始终是陈炯明及附逆军总指挥叶举的亲信，任附逆军第五军军长，委张任团长，该军盘踞河源一带，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讨贼军对抗，民国十七年陈炯明叛军最后失败，熊略部瓦解，张只身逃出返回故乡新会，路

过江门访我，时我在东路讨贼军第四军（旋改为粤军第一军）当参谋，他说这几年跟错了老板，表示惶愧不安，我劝他现在弃暗投明犹为未晚，不要再对陈炯明、熊略抱幻想，他同意我的看法，去广西转换环境，有同学介绍他参加桂军第七军第九旅吕焕炎部任少校副官，后吕焕炎升任第七师师长，张亦随升为中校副官长；不久吕被刺客行刺毙命，张离开吕的师部，三〇年转入陈济棠的广东第二军香翰屏的军部当参谋。香受舞文弄墨，附庸风雅，当时在军中有“半个书生”之称；而张乃书香世家，其父张慈吾在前清时已在会城设馆授徒，颇有文名；张寿有家学渊源，写得一手好字，兼擅丹青，故香、张二人气味相投；军部参谋长谭邃乃开平县人，与张是四邑大同乡，彼此同声同气，亦颇投契；张为香、谭两个顶头上司赏识，不久遂得以调充带兵官，充上校团长，一九三六年六月陈济棠下野，余汉谋升任第四路军总指挥，广东部队缩编；民国元年余读广东陆军小学第五期的同时，张调陆速第三期，二人虽不同校，彼此亦较念熟，余调张在一五四师巫剑虹部仍任团长。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蒋介石调广东部队开赴上海参加“八·一三”战役，但一五四师未与敌交锋便先溃，师长巫剑虹被撤职。一五九师师长系谭邃，“八·一三”战役结束后再参加保卫南京，是役该师官兵伤亡惨重，调到湖南整补完毕调返广东，谭仍任该师师长，归第十二集团军兼总司令余汉谋指挥。余调张寿任一五九师四七七旅少将旅长，三九年夏，军队废除旅的单位编制，张调任一五九师少将参谋长；同年秋，余汉谋又调张任十二集团军独立第二十旅少将旅长，初驻翁源三华一带，后驻

守潮汕地区，拨归粤赣闽边区总指挥香翰屏指挥。本来，自三〇年以来，张一直官运亨通，三八年一五四师师长巫剑虹撤职，而当团长的张寿却平安无事，不久反而升少将旅长。张平时深信星相之学，自谓逢凶化吉。但大约四三年或四〇年初，他的独立第二十旅有一营长在前线带一营人叛变投敌，追究责任，团长赵毕坚撤职，张寿则免去旅长而调返十二集团军当高参闲职，甚为失意。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大约四七年张任增城县县长，四八年十月调任新会县县长时，国民党反动政权已摇摇欲坠，张的手下不少人已酝酿起义，张如果识时务，本应投明弃暗，靠拢人民，迎接解放，但又第二次跟错老板，尽忠于其上司薛岳、余汉谋，在解放大军追击下被俘，后逃脱潜往香港。

新鹤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 前前后后情况的回忆（六）

谢 悦

六、迎 接 主 力

珠江纵队领导机关为贯彻执行中央的战略部署和省委的有关指示，决定率领主力部队向粤中挺进，开辟粤桂边境抗日根据地。新鹤县委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全力做好迎接主力过来的一切准备工作。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建立新鹤人民抗